

11P  
独家甄选!

# Manic Street Preachers

JAMES, NICKY与SEAN 25年的荣耀与悲剧

# 现代艺术

2013年11月刊 总第306期  
www.qmagazine.cn



乐瞬间



国家宝藏  
Manic Street Preachers  
处女单曲发行25年后，Manic Street Preachers依然站在潮流顶端。超大容量独家内容，回顾他们悲喜交织的过往岁月。

## WHITE LIES

并非全是厄运与阴郁

## HAIM

三姐妹生来摇滚

## ARCADE FIRE

## LADY GAGA

## GREEN 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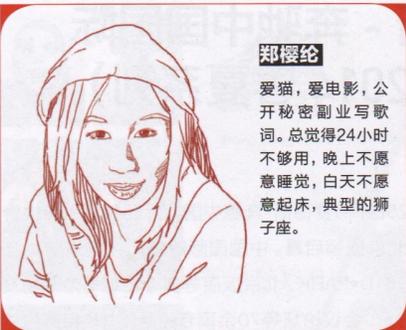
## P.K.14

# ARCTIC MONKEYS

受伤的手+发型比拼+奇怪的窥视欲  
成就他们迄今为止最好的专辑



艺术与**设计**出品  
ISSN 1009-5233  
9 771009 523135 20  
扫描下载Q APP 2013年11月出版 定价15元



郑樱纶

爱猫，爱电影，公开秘密副业写歌词。总觉得24小时不够用，晚上不愿意睡觉，白天不愿意起床，典型的狮子座。

从开始写专栏到现在已有半年，专栏的宗旨一直没变，就是想将幕后音乐人的故事介绍给大家。印象中歌手受到关注和尊重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很多时候是由于商业，各方都要把歌手的价值和形象建立起来。我不想批判娱乐圈，不过，我们也可以多介绍一些大家在大众平台上看不到、听不到的音乐人故事，让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多角度去欣赏他们的付出和创作。

这一期要介绍的音乐人是James Ting。这回你们都“百度”不到他了！这位是2000年从加拿大“回流”中国香港的多才音乐人，而不单是唱片监制那么简单。在我们的访问中，你可以看到他年轻时，带着一个“爆炸”的梦想闯进音乐圈，组织了自己的乐队“异人问津馆”，主打techno电子音乐。商业因素把乐队“拆散”，但并没有把他的梦摧毁，队友退出他就自己另觅出路，摇身一变成为香港流行曲创作人、编曲、唱片和演出监制，多年来跟无数著名歌手如郑秀文、Cookies（女子组合，邓丽欣和吴雨霏就是从这出来的）、蓝奕邦、Shine等合作过，歌曲路线也一直以电子音乐为主，到现在都非常活跃。

多年前因为帮朋友写了一首他监制的歌而认识，一直“有的没的”在facebook上联系。两年前在香港一起吃过一次饭，当时觉得他好像吃了“防腐剂”，讲话、态度、皮肤、打扮都没有半点变老，是一个充满能量，非常有趣的人（从下面的问答你大概就能感受到）。让我惊讶的是上个月突然收到他的消息，说他组织了一个新的音乐组合，马上就要在香港公开演出了，所以又开始跟他聊起来。



丁炜和薛凯琪。

## 丁炜

### 没有音乐便活不下去



我最感动的是他告诉我：“我对音乐的热情只会随着时间而倍增。多年来的音乐经验只会令我更加肯定自己要走的道路。我这一生，没有音乐便活不下去……”能说出这话的人很多，但能坚持做到的又有几个？这个圈子里默默努力但没人认识，也没有得到他们应受的尊重的音乐人有很多，希望大家在欣赏喜欢的音乐时，不妨多看除了歌手以外写着的名字“们”。

#### Q&A

Q: 从最近开始讲吧，你好像又组了一个新的电子组合，可以介绍一下吗？

J: 最近我组了一队名叫SPARKX的组合，队员有我（电子合成器）和安娜贝尔（Annabelle，主唱），风格上主要是玩一些我最热爱的电子音乐。多年来我一直希望组织自己的乐团，但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病，所以对歌手的要求很高。）直至两年前，在一位友人的婚宴上见到这位自告奋勇上台献唱的女歌手安娜贝尔，我发觉她对

### 我对音乐的热情只会随着时间而倍增。

音乐充满热情，而且在歌唱和外形上都有很大的可塑性。机缘巧合下，我邀请她合作，开始了这个期待已久的音乐project。SPARKX有火花的意思，我们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希望借着乐团让大家内心的火不停地燃烧下去。

Q: No offense, 但都已经不太年轻了，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人，为什么还那么热情地去组建自己的组合？而且玩的又不是主流音乐，不怕观众没什么反应吗？

J: 我当然知道自己并非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但是我对音乐的热情只会随着时间而倍增。多年来的音乐经验只会令我更加肯定自己要走的道路。我这一生，没有音乐便活不下去。只要遇到合拍的伙伴，我相信任何时候都可以组成组合。更何况在外国有很多知名的老牌乐手也不停地和别人crossover（跨界合作）。说实话，我现在每日做音乐的习惯跟我17岁的时候相比没有变



丁炜和蓝奕邦。

化，所以我完全不觉得自己“老”。组这个新组合，我是随心而做的。在SPARKX的歌曲风格上，我们并没有太在意主流与否，因为我相信只要旋律动听，加上合适的歌词和编曲，观众是会用心聆听的。

**Q：不久前你在香港也有演出，反应如何？**

J：上个月SPARKX在一个音乐会上献出了第一次表演。当日非常刺激，因为我和安纳贝尔几个月来都只是埋头在录音室工作，面对群众是第一次。记得当日rehearsal和正式演出的时候，台上的音响完全不一样，幸好我们在忙乱之下总算不过不失。我们唱了新作品“Tik Tak”和“Star”，还有从新编曲演绎一首多年前我为郑秀文所写的“Showtime”。最后观众反应比预期的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Q：为什么那么喜欢电子音乐？电子音乐能带给你什么快乐或满足感？你可以从听众或是制作人的角度来跟Q的读者们分享一下吗？**

J：我一直都喜爱创新的声音和特别的音效。记得年少时曾到某琴行的电子合成器部门，当我看见那些发光闪烁的键发出变幻莫测，像是不属于这星球的声音时，总让我有置身外太空到星际漫游的感觉。在上世纪80年代“英伦侵略”（British invasion）电音流行曲的带领之下，我不能自拔地开始收集成器、鼓机、采样器等一系列电子乐器。我对这些机器充满爱情，而每次的音乐制作也是我们做爱后的爱情结晶。

**Q：你是什么时候，又或什么原因（可能是听到哪首歌）开始喜欢电子音乐的？**

J：我爸爸是个古灵精怪的人。我年幼时，他带我和弟弟去看一套名叫《第三类接触》的外星人电影。内里有一场戏讲述地球人用ARP品牌的电子合成器，以简单的旋律和外星生物沟通，我们看了这套电影后非常震撼。后来不懂音乐的老爸竟然买了一台大电子琴回家。从此，我们一家人每天插电弹琴，幻想着与外星生物对话。之后听了Depeche Mode的首张大碟《Speak & Spell》便引爆了这方面的“炸弹”。

**Q：你还记得当年组“异人问津馆”的想法吗？有什么梦想？**

J：“异人问津馆”的意念是将声音与影像结合。内容大多天马行空、愤世嫉俗，是年轻时“要干掉全世界”那种心态下的产物。我们当年的梦想是去复活节岛，跟那些巨大石像一起拍MV。

**Q：后来是什么原因“散band”了？是遇到了什么挑战吗？**

J：后来因为欠缺唱片公司的投资，其他队员为自己的目标就解散了，留下来做音乐的只有我一人。曾几何时我也努力地寻找新队员，但正如刚才所说的，这并非一件易事。

**Q：你想对有意自己组乐队的年轻人说什么？**

J：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



最重要的是坚持。音乐艺术并非一条平坦易走的直路，但只要肯坚持用心做，所收获的满足感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

**Q：你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J：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帮不同的演唱会、歌手，做音乐总监、制作人、作曲和编曲等。最近也为合作多年的郑秀文打造了几首主打的跳舞快歌。

**Q：在音乐创作方面，你觉得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J：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旋律，因为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旋律都是整体的灵魂。很多香港人只是在讨论歌词，很少有人提及旋律，但我觉得如果一首歌只有词没有曲，那只能叫诗词。优美的旋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音乐的重要元素。

**Q：你也参与很多cantopop的监制和音乐创作，你觉得香港现在的音乐市场是怎样的？**

J：香港现在的音乐市场比十多年前，在歌路上大胆丰富得多。有不少公司及歌手也愿意放胆尝试一些比较另类、创新的曲风。而对音乐DIY创作有兴趣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相信这是计算机音乐软件普及化所带来的一个良好局面。

**Q：你有偶像吗？**

J：早期的Depeche Mode：Martin Gore的曲和词给了我很多感性的启发；Alan Wilder在采样声音的实验上充满了冒险精神；早期Vince Clarke的简易旋律和运用Analog Synthesizer调音的技能。

**Q：你最近在iTunes放的音乐是什么？**

J：Lindström的“I feel space”和SPARKX的“Tik Tak”。

图 > James Ting